

句里风涛认故乡——《咫尺是蓬莱》前言

□刘辉



梦想名山久，因之驾海来。
潮从天上涌，刹向屿中开。
金粟山为钵，莲花水作台。
普陀望三岛，咫尺是蓬莱。

这是明代文人徐启东游历普陀 写下的一首五言律诗。正如诗中所言 舟山以壮丽的山海风光，神奇的传说故事 吸引着无数国人。历代文臣武将、骚人墨客，或梦寐神往，或渡海亲至，并以他们的高情妙笔，纵情讴歌这座有着“万里波瀾龙王宫、峤屿千屏仙子国”的千岛之城。

舟山诗词后发高起。唐元和年间 著名诗人李贺南游江浙，写下《画角东城》一诗 歌咏海乡风物 状写边城情致，如一颗照亮黑夜的耀眼光星 填补了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一段空白。

李贺流星一闪，再度拉开舟山诗词创作帷幕的则是北宋词人柳永。大约在宋仁宗宝元二年 柳永赴晓峰盐场（在今舟山），出任盐监一职。在舟山的数年间，这位词人留下了《鬲海歌》、《留客住》这一诗一词，而他亲民善政的事迹，不仅被载于方志，更永远留存在海岛人民的心里。柳永前脚刚走，王安石又渡海而来。皇祐元年 时任鄞县县令的王安石“奉檄巡历三乡”，调研时属鄞县的舟山地区。难得一见的山海风光 令王安石诗兴大发 赋得《收盐》《禿山》等数首诗歌。

长吉前奏，柳、王启幕 后贤接力 吟诵唱叹 不绝如缕。陆游、文天祥、赵孟頫、王守仁、徐渭、汤显祖……这些名闻遐迩的文士 均不吝笔墨，写下诸多有关舟山的诗作。壮丽海山，钟灵毓秀，其间的多文能诗者，也代不乏人，如宋有余干锡、明有张信、陶恭，清有陈庆槐、曹伟皆、厉志等，皆足成家。方外诗也是舟山诗词生态的重要组成 宏智禅师、法宁禅师创作在前，本土高僧云岫承继在后 一山一宁、履端海观、东皋心越等诗僧纷至沓来 堪称大观。

舟山本土诗人刻印别集的风气出现在清代 如陈庆槐《借树山房诗草》、曹伟皆《三瓮老人诗》、厉志《白华山人诗集》三部重要的诗集，均得存天壤。另有南京人朱绪曾于鸦片战

争后临事舟山 其间察风土、考人文，赋有亦诗亦史的《昌国典咏》，极具特色。

四明地区素有编纂地方性诗词总集的传统，对于舟山籍诗人的诗作亦多有涉及。如《甬上耆旧诗》《续甬上耆旧诗》《四明清诗略》等。其中又以《四明清诗略》收录为最，计收舟山籍诗人九十位、诗作百余首。而就在中华书局 年刊刻《四明清诗略》的前一年 岱山乡绅汤潜先生手定《翁洲诗征》共录得诗人四百余位、诗作近一千六百首，是为舟山历史上的第一部地方性诗词总集，只可惜历经劫火，今三存一。改革开放后 又掀起一轮整理舟山诗词的高潮，《舟山诗粹》《普陀山诗词全集》《昌国诗词》陆续出版，这些总集在今日看来，依然具有历史意义。

一方水土 孕育一方文化。历代与舟山相关的诗词作品 大多呈现出鲜明的海洋特色。以柳永的诗词为例，《鬲海歌》直接讲述“煮

海为盐”这一重要海洋经济产业的故事 而《留客住》则有“涨海千里 潮平波浩渺”的描写。可以说 舟山诗词 几乎首首有“海”处处见“海”。海，正是舟山诗词最主要的讴歌对象。学界对此有“海上诗路”之说。浙江海洋大学的程继红教授在《梯航万里：嵎泗列岛与东海诗路》一书的总论中 就嵎泗一地，提炼出域外诗路、岛际诗路、渔场诗路三种空间图景。在此基础上，再添加一条佛国诗路，或许便可大致勾勒出舟山全域诗词创作的面貌。研究“浙东唐诗之路”的学者提出舟山是唐诗走出国门的重要节点。此言非虚 唐宋期间，以诗歌为代表的中国文化，借道舟山，走向日本和朝鲜半岛。到了近代，更有舟山诗词远渡欧美原收藏在陈庆槐家中的《借树山房诗草》稿本 于清道光二十六年 入藏大英国家图书馆 便是实证。

东海波涛，激荡在诗词的字里行间，也

昭示着舟山人经略海洋、开发海洋的历史和 未来。

“壁衙众山翠倚 赤龙白鹇争系。风帆指顾便青齐 势雄万垒。”这是南宋宰相吴潜笔下的舟山 千山叠翠 万舟云集 扼守神州沿海要冲 实为海中巨障。诗中的“壁”指壁下岛“衙”则指古名石衙的花鸟岛。吴潜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海洋防线——海上十二铺 以防止外敌从海上入侵。而这十二铺中有十一铺在舟山境内 壁下岛是最后一铺。这首词作真实反映了舟山地处海防前哨的重要战略地位。这样的海防诗 至明清时期，还有曹时中《临沈家门水寨》、俞大猷《舟师》、胡宗宪《受降亭》、徐渭《与客登招宝山观海遂有击楫岑港一窥贼垒之兴》等。海防诗勃兴的前提是舟山战略位置突出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舟山也是联通中外的重要门户。陈福熙《赠朝鲜国崔斗灿金以振两秀才即以志别》作为全国罕见的、与漂流民往来酬唱的诗作 便印证了这一点。

“舟山如舟浮大海 万古形胜兼梯航。”陈庆槐在长诗《登黄杨尖作歌》的开篇便点明舟山独特的自然禀赋 形胜、梯航。靠海吃海 从渔盐之利 到旅游之盛 再到港航之兴 舟山人“吃海”的方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一切 古人已在诗歌中给我们做了注脚。今天 我们梳理舟山地方古诗词 正是为了实践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”重要精神，也是为了更好地助推舟山海洋经济提速提质、高质量发展这一中心工作。

后记：

本书完稿之际 嵎泗籍诗人李文国先生赋诗以贺

木铎征诗泛海航，珊瑚珠贝炫扶航。
一编寿世夸标格，敢笑瀛洲升卧乡。
本书副主编张涵柯先生步韵作答：
羊屿蛟关片舫航，蓬莱多劫阅千桑。
哀然遗献出穷海，句里风涛认旧乡。
诗人之间唱和是传统雅事，现世稀见矣。

编纂古诗词集，摘句径向海深处，论诗直到最高峰，个中辛苦，如鱼饮水，其味自知。今遵嘱整理前言，录二诗为记。

以诗歌的形式打开嵎泗之一：“苏州洋”诗

□倪浓水

海洋地理中的洋山，分为大洋山和小洋山。但古人梯航里的洋山，是一个笼统的地名，或者说更像是一个文化地理概念。至少宋代许尚和文天祥《苏州洋》中的“洋山”，是没有分得那么清楚的，他们甚至都不提“洋山”，而是说“苏州洋”。

从江苏一带的眼光注视这一片而今被固化为洋山的海域，在许尚和文天祥时代就是“苏州洋”。这个名字的出现，一方面是由于它非常靠近江苏，而长期以来洋山一带也归苏州府管辖；而另一方面，也可能与五代杜光庭《录异记》中的“海龙王宅”故事有关。这个故事说：“海龙王宅在苏州东，入海五六日程。小岛之前，阔百余里，四面海水粘浊，此水清，无风而浪高数丈，舟船不敢辄近。每大潮水没其上，不见此浪，船则得过。夜中远望，见此水上红光如日，方百余里，上与天连。船人相传，龙王宫在其下矣。”离苏州五六日程的地方，就是洋山一带，杜光庭称之为“苏州东”，后人称之为苏州洋了。

从“嵎泗诗路”的历史来看，许尚《苏州洋》或许为“梯航千里”的发轫之作，因为找不出比它更早的描写洋山或嵎泗其他地方的诗歌了。这位南宋宁宗皇帝时代的江苏华亭（松江，即后来的上海）人，站在岸边看到的海洋，就是吴淞口外的苏州洋。他吟道：“已出天池外，狂澜尚尔高。蛮商识吴路，岁入几千艘。”他的眼光非常独特，他看到的苏州洋，不仅遥远得已在“天池”之外，风急浪高行船艰难，更主要的是，他聚焦的核心

是行驶在狂澜之中的数千艘海外番船。这是唐宋以来来往于东西方间的域外远洋船，多为东南亚与阿拉伯商人。当时“蛮商”与“番客”常常连用。南宋时期，松江一带并无市舶司机构，离松江最近的市舶司在浙江海盐澉浦，而且也是直到元代才建立。因此许尚《苏州洋》所说每年数千艘蛮商货船进出“吴路”，可能是一种夸张和笼统的说法，但是此诗所揭示的苏州洋即洋山在宋代便是南北航运的海道，则是完全符合海洋史事实的。此诗也从一个侧面，证明嵎泗洋山地区在宋代海洋国际贸易中拥有非常重要的航路地位。

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许尚只是以“遥望”视角梯航苏州洋，他自己并没有进入海道，这是古代中国海洋文学中最为普遍的海洋抒情视角。然而也写有一首《苏州洋》的文天祥，则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他也是从江苏出发来到海边的，但是他并未停留海边，而是直接进入到了苏州洋之中了。

所以从“在场写作”的角度来说，文天祥是从北面真正进入“洋山诗道”的第一人。其实，他的进入苏州洋，最初与诗吟洋山毫无关系，因为他是“狼狽逃窜”而来。宋德祐元年（ ）元军攻宋，时任右丞相职务的文天祥，来到他曾经任职过的江西赣州，组织起一支相当规模的抗元武装，作为保卫首都临安（杭州）的重要力量。第二年他作为朝廷代表，出使元军进行和平谈判，被元人扣留，并被带到了镇江。这个时候南宋事实上已经灭亡了，可

是抗元的火种还在南方燃烧。文天祥一心南归，始终不肯附元，终于乘隙逃脱，潜行至通州（南通）入海，坐船由海路南下，前去福建与张世杰、陆秀夫等拥戴南宋流亡小朝廷的义士们汇合。

因此文天祥的进入洋山海域，既紧迫而又匆匆。可是就是在如此“惶恐”的逃难之中，辽阔的洋山海域和起伏的波浪，却让他“诗性”涌起，一气吟成了《苏州洋》：“一叶飘摇扬子江，白云尽处是苏洋。便如伍子当年苦，只少行头宝剑装。”

如果说许尚《苏州洋》聚焦海洋国际贸易，视野非常超前，那么文天祥《苏州洋》感知的便是自身命运和当下政治。他这首《苏州洋》没有写海洋风光，没有抒发任何闲情雅致，他笔下的“洋山”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硝烟弥漫刀光剑影。首句“一叶飘摇扬子江”，表面上是写他入海的行程，实际上还暗含另外一个政治因素：宋金对峙时，以扬子江入海口为界，北面的海域叫北洋，为金人所占；南面的海域为南洋，属于大宋。所以文天祥说“一叶飘摇扬子江”，自己一生就在为“扬子江”两岸的事情奔波忙碌啊，而前途何在？“白云尽处”，晃动的是“伍子胥逃亡”的悲剧映像，心里当然充满了悲愤和凄凉。“便如伍子当年苦”，一个“苦”字，含万千艰辛于其中。这可不是诗人故作惊语，且看他《指南录》“后序”所写：“呜呼！予之及于死者，不知其几矣。诋大酋当死；骂逆贼当死；与贵酋处二十日，争曲直，屡当死；去京口，挟匕首以备不

测，几自刭死；经北舰十余里，为巡船所物色，几从鱼腹死；真州逐之城门外，几彷徨死；如扬州，过瓜洲扬子桥，竟使遇哨无不死；扬州城下进退不由，殆例送死；坐桂公塘土围中，骑数千过其门，几落贼手死；贾家庄几为巡徼所陵迫死；夜趋高邮，迷失道，几陷死；质明避哨竹林中，逻者数十骑，几无所逃死；至高邮，制府檄下，几以捕系死；行城子河出入乱尸中，舟与哨相后先，几邂逅死；至海陵，如高沙常恐无辜死；道海安、如皋，凡三百里，北与寇往来其间，无日而非可死；至通州，几以不纳死。”他的《指南录》，几乎是一部九死一生的惊险逃亡小说。

要读懂《苏州洋》，是必须与《指南录》联系在一起进行“互读”的。《指南录·北海》记叙说，他逃难的船进入大海后，“极目皆水，水外惟天”，真是“大哉观乎”。我们不知道文天祥以前有没有看到过大海，但肯定这次的入海，深深地触动了他的诗情。他写下了入海后的第一首诗：“几日随风北海游，回从扬子大江头。臣心一片磁针石，不指南方不肯休。”“磁针石”即指南针。他的归南意愿谁也无法撼动。所以文天祥《苏州洋》既是感叹，又是誓言。

而对于“梯行诗路”而言，许尚和文天祥的《苏州洋》，都赋予洋山和嵎泗厚重的历史内涵。他们不经意间，奠定了“嵎泗诗吟”的美学基础。以后几乎每一首有关嵎泗的诗，哪怕是重点审美海洋自然风光的诗，也有重重的历史感。